



《小鬼当家》

独守家园的奇幻冒险与成长

三十余载光阴流转,当熟悉的圣诞旋律响起,麦考利·卡尔金那张双手捂脸尖叫的经典画面,依然能在全球无数家庭荧幕上唤醒阵阵笑声与温情。1990年上映的家庭喜剧《小鬼当家》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温馨的情感内核,在全球席卷近4.8亿美元票房,成为全球观众心中难以替代的节日符号。

影片灵感源自“如果孩子被独自留在家会发生什么”的设想。这个简单假设,在导演克里斯·哥伦布手中,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生活图景巧妙融合,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,将一个跨越文化与年龄的集体幻想,当大人的监管突然消失,一个孩子将如何掌控自己的世界?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家园保卫战的形式精彩地呈现在大荧幕上。

圣诞前夕,麦家最小成员8岁的凯文在全家外出旅行的混乱中,意外被遗忘在家。起初,他为摆脱家庭约束而感到自由与兴奋,但很快,孤独与恐惧接踵而至。与此同时,两名笨贼盯上了这栋无人居住的房子。凯文从最初的被动防守,逐渐转变为主动策划,运用家中寻常物件设下各种天马行空却极具想象力的天罗地网,保护自己的家。滚烫的门把手、凌空飞荡的油漆罐、满是钢珠的楼梯,在精妙的编排下,这些童趣盎然的陷阱被拍出了如同精巧战役般的节奏与张力,推动情节层层递进,将儿童视角的冒险与喜剧效果发挥到极致,让观众在捧腹之余,也为小主角的机警与勇气喝彩。

除了戏剧性的情节设置,人物塑造是《小鬼当家》的一大亮点。凯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孩子,调皮捣蛋的他常给家人带来种种麻烦。但正是这种不完美,使他的成长显得更加真实可信。他与外表可怕却内心善良的老邻居的互动,以及对家人归来的深切渴望,为这场疯狂的冒险注入了坚实的情感内核,使之免于沦为单纯的闹剧。经过这次意外冒险,他蜕变为一位智勇双全的家庭守护者,完成了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成长仪式。

《小鬼当家》用最极致的喜剧情境告诉我们:最强大的力量可以源自最弱小的个体,而家,永远是世界上最值得用智慧、勇气和爱去守护的堡垒。这或许正是它能跨越时代,持续为世界输送欢乐与温暖的真正魔力所在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

《One More Light》 跌跌撞撞也要 挚爱世界

《One More Light》(又一道光芒)是美国摇滚乐队林肯公园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,于2017年5月发行,共收录10首歌曲。

这是一张在时间中不断被重新理解的专辑,它远离了乐队赖以成名的重型吉他与情绪爆破,转而以柔软甚至流行化的姿态出现。专辑封面在威尼斯海滩拍摄,封面上的孩子是林肯公园乐队成员的朋友。日暮时分海边的黑色与金色交叠,孩子们望向碎金洒落的方向,令人不禁回想起过往,同时也会期待未来。意在表达成员们对亲情与友情的人生感触,这也正是该专辑的出发点。

该专辑的整体风格偏流行化,像是乐队脱离舒适区,在音乐中从头来过的滋味。去重型化的选择,曾让部分乐迷心情复杂,却也让乐队通过音乐表达出更私人且普遍的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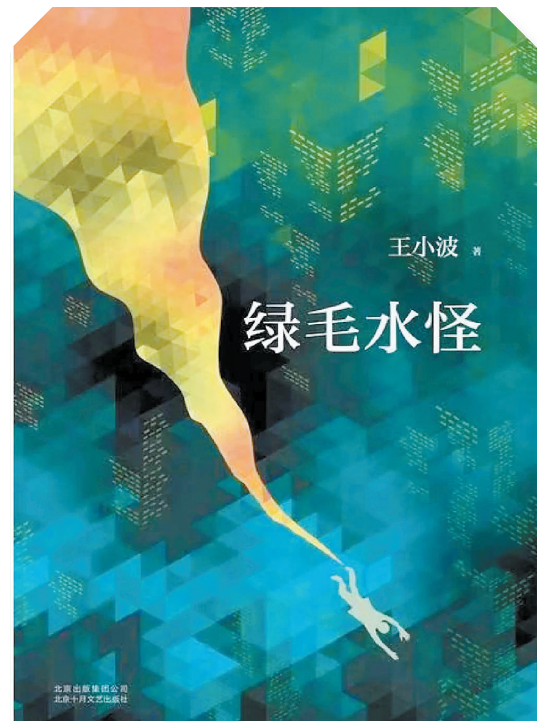
《Heavy》(沉重)将乐队成员人生中所遭遇的沮丧和困难点浮出曲面,歌词中谈及乐队对偏执心态的解读,诠释了如何救赎内心的困顿、释放承受的压力,沉重混乱中又多了释怀。为何一切都这样无比沉重?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词句并非抱怨,而是坦白,前主唱查斯特的演唱不再爆裂,以略带疲惫却真实的嗓音,实现心理剖白。

专辑同名曲《One More Light》则像是整张专辑的情感核心。该曲原本是乐队用于纪念一位因罹患癌症而不幸去世的好友,这首旋律动人的歌曲,亦包含了来自查斯特最动人动容的歌声。在查斯特去世之后,这首歌被赋予了难以回避的宿命感。也许,通过歌曲,他让我们懂得了,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珍惜,去用心对待。

《One More Light》并不是林肯公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作品,却可能是他们最诚实的一次表达。它记录了一支成熟乐队在高压之下选择向内凝视的过程,也见证了查斯特在光亮与阴影之间的挣扎。多年之后再回听,这张专辑不再是“不够摇滚”的争议之作,而更像一封温柔却沉重的信。在喧闹世界里,理解与陪伴本身,就是那又一道光芒。



融媒记者 王筠铮



王小波

绿毛水怪



《绿毛水怪》

变身水怪游向 海底乌托邦

《绿毛水怪》是王小波的早期作品,也是他的首部小说。李银河称《绿毛水怪》是她和王小波的“媒人”,她从王小波的文字中看到了他透出来的诗意。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,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。

比起后来广为流传的杂文随笔,这部小说的知名度稍逊一筹,但从中已经能看到《黄金时代》《红拂夜奔》等作品的影子。故事讲述了少年陈辉与妖妖的爱情,两人都是压抑的校园环境里不合群的存在,因对文学和数学的迷恋而结为同盟。这种情感超越了简单的早恋,更像两个边缘灵魂在压抑年代的相互辨认与取暖。

王小波以细腻的笔触精准刻画了青春期的敏感、叛逆与理想主义,其中已隐约可见他日后作品中那种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执着捍卫。当妖妖选择化为绿毛水怪深入海底,彻底告别陆地生活,其中隐喻的是她奔向了绝对自由,是她对沉闷现实的最后抵抗。即便这自由的代价是异化的形态、永恒的孤独,以及与过往世界的决裂。

在奇幻故事的外衣之下,王小波想隐喻的是体制化教育对人性的异化。老师的势利、同学的疏离、成人世界的虚伪,与少年内心世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。妖妖的早熟与陈辉的孤僻,是对标准化好学生模板的无言反抗,更是个体精神空间对公共规训的抵抗。

更具悲剧意味的是陈辉的“错过”。因为生病,他错过了和妖妖一起变身绿毛水怪的机会,也失去了通往乌托邦的船票。而两位的不同结局也隐喻着选择了不同道路的结果:勇敢者为追求理想世界义无反顾地远航,但总有人被世间牵绊,错过了逃离的机会。

尽管这部早期作品在情节衔接上或有青涩之处,但正是这份不完美,让它保留了作者在创作初期最珍贵的诗意与锐气,成为我们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窗口。它那种在幽默调侃中深藏忧伤的语调,后来在《黄金时代》中淬炼得更为醇熟;其对智性趣味的推崇,在杂文中化为犀利的理性之光;而妖妖决绝的变身,则预示了《红拂夜奔》等作品中对历史与规则的大胆戏谑与重构。

最终,《绿毛水怪》留给我们的,是一个想象的空间。那片海洋或许永远无法抵达,但想象海洋的冲动,却真实地刺痛过每一颗不甘被驯服的心。当灵魂与现实产生裂隙,我们是该屈服于重力,还是勇敢一跃,即便可能化身异类,游向未知的深蓝。

融媒记者 俞舒梦